

深秋之后，想起吃蟹。念及吃蟹，就是外公式的吃蟹。

近年，台湾也吃起大闸蟹。不过我的外公不曾尝过，他在生时，每至秋天，便亲自买蟹，邀三代家人聚着吃。台湾多的是海蟹，如花蟹、三点蟹、石蟳，体硕肉丰，外公也不特别喜欢。他爱吃的蟹，是本产的青毛蟹。

青毛蟹与大闸蟹是近亲，都是淡水蟹，体型小，主要吃膏卵香气，不重吃肉。大闸蟹学名是中华绒螯蟹，青毛蟹则有两种，台湾扁绒螯蟹或日本绒螯蟹。我们只称“毛蟹”。

毛蟹如今少见，因全是野生，无法人工饲养。它极敏感于环境，必得生存在清洁低温的溪流里，一遇工业废水就活不成。此外，毛蟹得到咸淡水交界的河川出海口产卵，亦即从河流到海，沿途不能有污染，且栖地不能过度水泥化。这在过去农村社会不成问题，今日情况已不同。

市面毛蟹大减，识得吃的人也少。偶尔遇上，价格翻了几倍，不逊于漂洋过海的大闸蟹。

外公吃毛蟹的习惯，在他那辈人不算罕见。因早年毛蟹多，甚至不花钱。老家靠近淡水河出海口。深秋，成群毛蟹至出海口产卵，遇涨潮或豪雨，海水倒灌，合院前田渠，即有大批毛蟹和俗称青蚶子的河口泥蟹出没。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几个舅舅，徒手抓蟹，或以萝卜干钓，轻易能收获一篓子。小孩也有斗输的时候，不小心给蟹钳住了，使劲才能甩开，伤口不大，十分锐痛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为解水患，政府征收民地筑起疏洪道。老家合院拆除，大片良田先因土壤盐化而废耕，后来消失，邻村集体搬迁。我庄此后离河离农。既无稻田溪流，自然也无蟹。

直到上世纪末，家里依旧年年吃蟹，只是改用买的。周末早上，晚驾驾车载着外公，到台北凉州街慈圣宫旁的“阿万海产”挑蟹。阿万是一九五八年开业的台菜海产老字号，如今依旧高朋满座，仅不堪毛蟹逐年涨价，已售停多年。

或者往北海岸去。沿滨海公路到三芝石门一带乡道，路旁有小贩若干，自捕自销。台湾毛蟹一般不绑绳，小贩以四壁高深的胶桶装蟹，任其在桶内自由横行。外公偏爱吃母蟹，挑选时，先压腿跟，必得结实。再看腹部，腹甲

饱满，则蟹黄丰盈。而公蟹之美，除了蟹膏，还有下腹里一块俗称“肥猪肉”的胶冻，腴润非常。

家里人多，外公出手，便是数十只蟹。蟹一买得，即刻回家。回程车内，全是毛蟹在袋里搔搔的细响。

负责清洁毛蟹的，是

毛蟹琐记

洪爱珠

舅舅们。先一股脑倒进浴缸，反复冲洗，再倒几瓶米酒，使蟹昏醉。我幼小时，还不识毛蟹美味，只知惊怖。各位试想，打开浴盆，一浴缸里满是醉酒的毛蟹步履癫狂，画面青绿诡谲，大卫·林奇电影似的。因此每逢吃蟹日，就得忍着少上厕所。我见过毛蟹翻出浴缸，一路爬到脚边，吓得跳上舅舅背上不肯下来。我家的吃蟹史上，还有过几只蟹，逃出浴室未

被发现，藏身橱柜缝隙。翌日，再悠悠晃出来。

二

外公烹毛蟹的方法，是水煮，而非常见的清蒸。

以商用熬高汤的那种巨型汤锅，倒米酒若干瓶，再下白米醋若干瓶，比例从来只以目测。老姜拍裂。蒜瓣带膜衣，粗略拍开。姜蒜得用上一脸盆，投入酒醋之中。

一切就绪，将毛蟹一口气入锅。旋即加盖，双手压紧，以防毛蟹将锅盖掀了。

煮蟹得从冷锅细火开始，否则蟹脚俱断。文火约二十分钟，液体开始滚沸，毛蟹逐渐转红。此时不上盖，校大火，使酒醋水大沸，下盐，慢慢熬干。那股毛蟹的异香，便开始蒸上屋梁，雾里混有蟹壳，

酒与醋，老姜与蒜的气味。饭毕三日，厨房还有余味。若在现代集合式住宅里烹调，烟雾感应器都能敲响。

此法费时，为的是毛蟹必须彻底熟透。一方面是旧时代的卫生考量，第二方面，亦有独门风味。因为外公多挑母蟹，烹煮过程，少许蟹黄融进汤汁，呈金黄色。酒与醋经熬煮而挥发，渐转甘润。以此煮出的熟蟹，味甚香浓。

我在新北市双溪的“毛蟹盛/阿娟小吃”尝过类似做法。不过小吃店改用黑醋，酒醋用量也少，多以清水代替。蟹熟，又添大量白胡椒和酱油膏干烧，酱味强过蟹味，究竟不是同一回事。

吃蟹当然佐酒。外公饮自酿荔枝酒，舅舅阿姨则是干邑白兰地。蘸料是白醋调进一丝糖，混点蒜末。

毛蟹是大人独享。待蟹煮熟的时间，外婆快炒几个菜，先上桌给成人垫垫胃，同时喂饱孙辈一群小孩，这几道菜不必丰盛，因为螃蟹上桌，就无人举筷。

坊间有一套数件的吃蟹工具，我家没有，因全部成员都是徒手拆蟹的高手，且几乎家规似的，一律吃得极干净。比如常人都晓得将毛蟹腹甲掰开，舍肺叶与蟹心，挑蟹肉吃。然我阿姨更将腹甲再细拆成两片，取夹在其中的一层薄肉吃。

在吃毛蟹这件事上，这一家人技艺高超，集体创造过程，再酣畅淋漓地去享受。长辈仙去多年以后，舅舅阿姨们也步入初老，仍感情密密。聊起毛蟹，宛如老乡。使我几乎相信，当年创造这张餐桌的父母，必定做对了什么。

夜光杯

我一直想为我的小学校长写一篇文，与其说为他而写，倒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写的。

我的小学就读于南方古老的宣城人民路一小，小学校长赵定一，他矮胖的模样，很是慈祥的，似乎是北方口音，估计是当年南下的干部。

在我们的小城市里，学校并不多，名校更加少，人民路一小和红旗路小学当年齐名，类似于清华和北大齐名。学校不大，还有一个小池塘，夏天还有星星点点的荷花盛开，学校干净而整洁。那时候只有这两所小学有学校艺术体育团体：舞蹈，以及各种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应有尽有，被称为文艺宣传队。就读于此的孩子都很有自豪感。宣传队每年都有公演，还会去省会电视台演出。我在舞蹈队，一年四季天天都要去练功房拉伸；每一个晨曦，练功房叮叮咚咚的乐声和舞蹈老师的大嗓门交织在一起。舞蹈老师总是嚷嚷着：各位把腿伸直、背后仰、挺直腰、脚尖踮起来、坚持住，纯真的少年时代，那声音迄今都清晰地回响在耳旁。

记得有年公演之前的彩排，我以女主角身份参加了《放学路上》的演出。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群孩子在放学路上遇到大雨，在田间奔跑嬉闹而欢愉的场景。或许是我真的缺乏舞者天赋，也许或许是紧张，整个节目漏了一大段。于是舞蹈老师立即取消了我的女主角资格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能够以女一号亮相的节目啊。我记得，赵校长也在台下观摩，舞蹈老师教师大嗓门嚷嚷着并当即拿下了我的女主角，赵校

长和她交流了好一阵子，似乎是想为我再争取一下，可那位舞蹈老师又发出尖尖的叫声，后面的事情只能作罢。不能不提及当年这位舞蹈老师，她应该是上海知青到我们城市的；常常说话尖叫着，也会嗲嗲的，感觉是非常好。

赵定一校长的夫人也是上海人，很漂亮很能干，脸上还有一颗美人痣，他们有两个儿子，赵决凌和王决纯，小儿子从了他太太王姓，由此可见，他是豁达和民主的。决凌决纯的长相倒是从他夫人，都不是高大帅气的那种，是南方男孩子的小巧玲珑。

决凌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性格内向，聪明得很，理科思维，尤其数学特别好。听到最后的消息说决凌自杀了，他走得异常决绝。决凌走的时候，赵定一校长瘫痪在床。那时候，我们在外读书求学，为了生计而奔波，也很少返回家乡。前些年，小学召集当年文艺宣传队员从世界各地返回家乡一聚，许多人在各自领域都有不平凡的建树，大家都从内心深处怀念并且感激赵定一校长。那个物质生活不甚发达的年代，赵定一校长营造的那些文体活动，教会我们除了读书，还有自信、欢乐和前进的动力，于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有了更多的欢乐。

小学的环境比过去好许多，大门也更加宽敞了。听说决纯所在企业效益并不好，决纯早就下岗了，学校门口有几间门面铺子，其中一间就是决纯租用卖玩具的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决纯，他斜躺在一张旧竹椅上，似乎有一点像霍金那样，身体并不好，他看见我们进店，许多熟悉的面孔，决纯特别高兴，他勉强地从竹椅上站起来，佝偻着背。店里琳琅满目摆放着各种

剪短发，一边说自己是长发公主。我便揣摩，是不是在她的心目中，长发公主和长发是有关的，她喜欢的仅仅是这个娃娃？

给小铃妹讲故事，不能照本宣读，必须重新编剧，她是要代入的。讲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她便是公主的伙伴，皇后给公主送毒苹果的时候，她必定是要“安检”的；讲灰姑娘的故事，她又化身灰姑娘的朋友，王子来试水晶鞋的时候，她也要轧一脚。她想方设法给自己加“戏”，与故事里的人物互动。我便窃思：或许，一个孩子降落凡尘，

“探秘境 品松阳”征文、摄影大赛揭晓

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和评选，由夜光杯和松阳县文联共同举办的“探秘境 品松阳”征文、摄影大赛结果出炉。此次大赛共收到读者投稿近300封，其中20件作品分别获得优秀奖和入围奖。

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（奖金和证书将在近期寄发给作者）：

优秀奖（5件）

陈聪聪《当时只道是寻常》
周亮《松下问茶》
李云峰《山中民宿，让心留驻》
格格《宁静》（摄影）
吴鸽平《背靠悬崖绝壁，在先锋书店阅读的外国老太太》（摄影）

鼓励奖（15件）

陶琦《到松阳采茶》
陶晓璐《茶香七十年》
王云《雨中大木山》
陈茂生《松阳茶诗读不尽》
朱珊珊《好山好水带来好白茶》
林少海《珍爱松阳》
李茂清《春来下江南，桃源在李坑》
小九《桃野小憩》（摄影）
闻旅《陈家铺村的“飞莺集”在山崖之上》（摄影）
姜晓东《叶子庄园的绣球花海》（摄影）
Graeme《返璞》（摄影）
王寒《修心》（摄影）
李玉龙《华灯初上，点亮松阳城》（摄影）
周颖《茶园骑行》（摄影）
周颖《小港清溪》（摄影）

有着“江南最后的秘境”美称的浙江松阳，在读者投递的美文美照里，闪烁着更加亲切和迷人的光芒。探秘境、品松阳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诗意之旅。

但是当年他为我所做的努力始终记忆在我脑海里。

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子，可是他的儿子们却没有得到最好的呵护，他们平凡甚至备受委屈而英年早逝。

近些年，城市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小学已经迁址，旧址已经被市政建设用于商业用途。新区的小学不仅现代化更是大气辉煌。往日的人民路小学和我们的小学校长赵定一成就了几代人的成长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记忆会变得斑驳陆离，而爱却铭刻在每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直到永远。

虽然，我没有如他所愿，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，

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

李荣

白居易被贬江州，缘由甚多，其中之一，匪夷所思。《旧唐书》白居易传曰：“十年七月，盗杀宰相武元衡，居易首上疏论其冤，急请捕贼以雪国耻。宰相以官官非谏职，不当先谏官言事。会有素恶居易者，诋毁居易，言浮华无行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，而居易作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，甚伤名教，不宜置彼周行（意为不宜放在朝官的位置上）。……诏出，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，言居易所犯状迹，不宜治郡，追诏授江州司马。”此实非“甚伤名教”，而实在是名教“伤人”。联想加缪小说《局外人》，因主人公在其母丧礼上悲情郁结“哭不出来”，严苛之法官在审其案时，同样以“甚伤名教、必为险诈之人”为由而暗定其罪。小人如此荒唐，固然可恨。而如此荒唐言竟然有效，更可深长思之。



凤舞祥和（剪纸）

奚小琴作

外孙女小铃妹出生在日本，迄今快4岁了。其间我去过两次。头一次是在她刚出生的时候，再一次是去年的初秋。但每一次都“扎根”半年之久，又因为在异国他乡，“切断”了与国内朋友之间的走动。因而，带孩子便是心无旁骛了。

说来惭愧，女儿小时候一定也有很多童趣。然而，彼时的我一门心思扑在职场上，想必是忽略了。而今再看小铃妹的一举一动，竟是那么生动有趣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好的心思，将她婴孩时期的一些趣事记录下来

来。返沪后，编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《陪伴小铃妹的日子》，引得亲朋好友竞相索要。

第二次赴日，小铃妹快三岁了。她那些奇思怪想，常常让我在忍俊不禁之余有再去修一门儿童心理学的冲动。譬如，她把手伸进花盆里捏泥巴，她爸爸便拿着一只玩具小羊“啃”她的手，逗她说，小羊羊把你的手吃掉啦。话音刚落，小铃妹的手就不动了，然后大哭，说她的手没有了。让一旁的我大跌眼镜，说你的手不是好好的吗，怎么说没有了？她哭得更厉害，坚持说手被羊吃掉了。弄得

我们几个大人不知所措。她妈妈灵机一动，又把小羊请来，在她手背上折腾一阵，说羊羊把你的手装好了。果然，她立马

童话里的孩子

周珂珂

破涕为笑，手又动了起来。这是什么思维？令我不得其解。小铃妹有各种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娃娃，她最喜欢的一款长发公主。因为喜欢，所以她要“做”“长发公主”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妈妈带她剪头发，她都高高兴兴地相当配合，她一边

是有过渡的，先走进童话世界，然后再走向人间。

今年暑期，小铃妹第一次来上海。见面时，我蹲下身子，张开手臂，以为她会扑向我。然而没有，她只是怔怔地望了我一会儿，垂下眼睑，抬眼时，眼眶里已蓄满泪水，然后慢慢走近我，依偎在我怀里，轻轻地唤了一声“阿婆”。这样含蓄而饱满的情感，像童话里的孩子那样纯真，瞬间，让我泪目。

总有一天，小铃妹会长大，她会走出童话，走进现实。我会为她祝福，同时，也会感到惆怅……



夜光杯

养育